

每每说到长沙，就会有人说：“长沙历经三千年，城名、城址不变。”

的确，依据《逸周书·王会篇》记载，周朝初期（前11世纪）就有了“长沙”之名。可那时的长沙城在哪？怕莫还只是湘江边的一个小渔村，树枝撑棚，茅椽蓬牖。清晨，薄雾徐徐散去，湘江如一面镜子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。三三两两的人们拎着简陋的捕捞工具，赤身蹚进清凌凌的江水里，开始一天的劳作……

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，一个叫作熊绎的人，因其先祖之功，受封于荆棘丛生的江汉，始称楚，又称荆楚。熊绎是个有野心的狠人，率领族人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到熊渠时，楚国“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。楚国版图几乎每天都在翻新，已由一个“方圆五十里的小国”，雄起变为可以称霸南方的泱泱大国。

大国，有话事的份了。

楚国军队跨过洞庭，溯湘江进逼长沙。没费什么工夫，楚人便掌控了长沙，替代扬越人成了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。楚人盘桓长沙，并在此屯聚粮草，建立军事据点，向南，威逼南越；向东，越过九岭、罗霄山脉，染指赣西，与东南霸主闽越争锋。

长沙雄踞湖湘之上游，西接黔中，南邻五岭，东交瓯越，与楚国之都郢城（江陵）南北呼应，是楚之南方天然屏障和战略要地。楚国在长沙大兴土木，百堵皆兴，拔地而起，肇造了一座城邑。长沙有城了，虽然不及三千年，可两千多年好远不假。

城即城墙，那时的城主要还是用防御，说白了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军事堡垒。经考证，楚长沙邑东在现黄兴路与蔡锷路之间，南抵坡子街一带，西临下河街，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，东西长约700米，南北宽约600米，面积约相当于今湖南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“弹丸之地”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长沙旧城区改造，在五一广场片区发现了一个古井群，此中，有4口古井属于春秋战国时期。不见得有水的地方就会有人

武 《晋书·卷十五》载，秦灭楚后“分黔中郡为长沙郡”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年），借以湘水之名新置湘县（长沙）。长沙自此列入中原政权的行政区划，由楚国的一座城邑直接升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。阿房官、秦直道、万里长城……似乎秦始皇特别对建筑上心，可他却偏爱搞那些供自己享乐和彰显磅礴气势的建筑，而对于长沙郡治“湘县故城”，只是随便在楚长沙邑的基础上稍作一些翻修、调整，敷衍了事。

“千古第一帝”秦始皇志不在治，而在开疆拓土。晚年，他强令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、戍五岭，启动征服南越的空前战争。这时，长沙既是前沿阵地，又是粮草等后勤基地，“湘县故城”外临时兴建了很多兵营、粮库，郡内亦开辟了好几条通往南越的“新道”“驰道”。

谁会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刘邦竟能掀翻“暴秦”？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，都城临湘县（长沙）。是王当然就要有像模像样的王府、宫殿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临湘县故城……是城即禹筑也。”吴芮一到长沙，就开始建造长沙国都城即“临湘故城”。

1996年，长沙五一广场一工地上发现了西汉“安乐未央”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，第二年，五一广场另一工地上挖出了东汉“府君高迁”文字瓦当、瑞兽纹瓦当和滑石质等建筑构件。倘若描绘古代建筑的精美，好像总离不开一个词：秦砖汉瓦。这是因为，秦时制作的砖上常画有米格纹、太阳纹等几何纹饰，而汉时烧制的瓦当上却绘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纹，有的还会写上吉祥之语。

“安乐未央”意为长久安逸、欢乐永不结束；“府君高迁”则为祝愿郡守高升。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知晓，五一广场那两处工地上的汉代建筑并非一般房舍，而是巍峨挺拔的王宫、官署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湘州郡廨西陶侃庙，云旧是贾谊宅……旁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是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树一。”太傅官署内流水、假山、绿树、鲜花和亭榭楼台等一应俱全，宛如仙境，难怪那只鹏鸟在贾谊宅内生活得“貌甚闲暇”。

别看临湘故城城垣高耸，日薄云天，却是用黏土夯筑。经考证，其城墙居，但有人居的地方必定要有水。《管子·小匡》曰：“处商，就市井。”从一个地方井的密度，就可以窥测到这个地方商业繁茂的程度，这也就是“市井”或“井邑”之说的来历。

其时，简瓦和板瓦烧造技术已从中原传到南方，楚长沙邑里虽不见得建有高楼大厦，但多半应是砖木结构的瓦顶房屋，这和竹篱茅舍比起来，简直高大上太多了。而且，楚长沙邑四面环水，西临湘江，东、北不远处皆有浏阳河阻隔，南边龙伏山外是沟通浏阳河和湘江的湖泊沼泽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，船官“北对长沙郡”，“湘州（长沙）商舟之所以次也”。只要在楚长沙邑外依山临水修建几处戍所，自然易守难攻。

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，一个叫作熊绎的人，因其先祖之功，受封于荆棘丛生的江汉，始称楚，又称荆楚。熊绎是个有野心的狠人，率领族人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到熊渠时，楚国“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。楚国版图几乎每天都在翻新，已由一个“方圆五十里的小国”，雄起变为可以称霸南方的泱泱大国。

大国，有话事的份了。

楚国军队跨过洞庭，溯湘江进逼长沙。没费什么工夫，楚人便掌控了长沙，替代扬越人成了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。楚人盘桓长沙，并在此屯聚粮草，建立军事据点，向南，威逼南越；向东，越过九岭、罗霄山脉，染指赣西，与东南霸主闽越争锋。

长沙雄踞湖湘之上游，西接黔中，南邻五岭，东交瓯越，与楚国之都郢城（江陵）南北呼应，是楚之南方天然屏障和战略要地。楚国在长沙大兴土木，百堵皆兴，拔地而起，肇造了一座城邑。长沙有城了，虽然不及三千年，可两千多年好远不假。

城即城墙，那时的城主要还是用防御，说白了就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军事堡垒。经考证，楚长沙邑东在现黄兴路与蔡锷路之间，南抵坡子街一带，西临下河街，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，东西长约700米，南北宽约600米，面积约相当于今湖南烈士公园的三十分之一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只不过是一个“弹丸之地”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长沙旧城区改造，在五一广场片区发现了一个古井群，此中，有4口古井属于春秋战国时期。不见得有水的地方就会有人

武 《晋书·卷十五》载，秦灭楚后“分黔中郡为长沙郡”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前221年），借以湘水之名新置湘县（长沙）。长沙自此列入中原政权的行政区划，由楚国的一座城邑直接升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。阿房官、秦直道、万里长城……似乎秦始皇特别对建筑上心，可他却偏爱搞那些供自己享乐和彰显磅礴气势的建筑，而对于长沙郡治“湘县故城”，只是随便在楚长沙邑的基础上稍作一些翻修、调整，敷衍了事。

“千古第一帝”秦始皇志不在治，而在开疆拓土。晚年，他强令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、戍五岭，启动征服南越的空前战争。这时，长沙既是前沿阵地，又是粮草等后勤基地，“湘县故城”外临时兴建了很多兵营、粮库，郡内亦开辟了好几条通往南越的“新道”“驰道”。

谁会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江苏沛县泗水亭长刘邦竟能掀翻“暴秦”？汉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，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，都城临湘县（长沙）。是王当然就要有像模像样的王府、宫殿。《水经注》曰：“临湘县故城……是城即禹筑也。”吴芮一到长沙，就开始建造长沙国都城即“临湘故城”。

1996年，长沙五一广场一工地上发现了西汉“安乐未央”文字瓦当和卷云纹瓦当，第二年，五一广场另一工地上挖出了东汉“府君高迁”文字瓦当、瑞兽纹瓦当和滑石质等建筑构件。倘若描绘古代建筑的精美，好像总离不开一个词：秦砖汉瓦。这是因为，秦时制作的砖上常画有米格纹、太阳纹等几何纹饰，而汉时烧制的瓦当上却绘以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纹，有的还会写上吉祥之语。

“安乐未央”意为长久安逸、欢乐永不结束；“府君高迁”则为祝愿郡守高升。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知晓，五一广场那两处工地上的汉代建筑并非一般房舍，而是巍峨挺拔的王宫、官署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湘州郡廨西陶侃庙，云旧是贾谊宅……旁有一脚石床，才容一人坐，是谊宿所坐床。又有大树一。”太傅官署内流水、假山、绿树、鲜花和亭榭楼台等一应俱全，宛如仙境，难怪那只鹏鸟在贾谊宅内生活得“貌甚闲暇”。

别看临湘故城城垣高耸，日薄云天，却是用黏土夯筑。经考证，其城墙

洲城长沙，依然还在以2000多年前的楚长沙邑城址为中心，沿着湘江两岸铺展、生长。

诗意图·长沙造城史就是长沙的历史。登天心阁城墙，城上一手可摘星辰，城下是至美的人间烟火。

整个汉朝，虽然临湘故城历经多次修葺、翻新，却未见有过增扩。不过，西汉中期，在今岳麓区三汊矶，西靠谷山，东临湘江，用夯土筑就了一座呈三角形的戍城即北津城，清朝同治《长沙县志》载，其“周迥八九里”。东吴太平二年（257年），北津城荒芜多时，为了阻止蜀汉袭扰长沙，东吴在今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一高台上新造了一座夯土城。背靠岳麓山，濒临湘江，长约1.5公里，宽约0.5公里，像一枚平行躺在湘江之畔的橄榄，面积约为临湘故城的二分之一。

唐朝贞元十一年（802年），京兆伊杨凭贬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，《新唐书·杨凭传》说，杨凭本性疏荡，为政凌厉，“尤事奢侈”。那时，长沙城还保持着临湘故城的原有规制和风貌，杨凭一到长沙，就用执掌京城的“大手笔”大肆扩城建园。今天，从长沙各时期城址范围示意图就可以研判出，杨凭与后来的继任者扩建的长沙城已东至小吴门、浏阳门，南至南门口，西到大、小西门，北到司马桥、戢子桥以南。

马楚时期，长沙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，但及时行乐的一众马王对扩城全然提不起神来，相反，他们却对修造官阙、禁苑等挥金如土，兴致高昂，用一句长沙话说就是“一顿哈搞子搞”。马殷仿效天子体制，在城内筑王宫、造凤苑、置官署、廊腰缦回，重檐歇山，宫殿壮丽前无仅有；马希范则在城外挖湖泊、垒假山、栽花草，离官别墅“其费钜万”，随便一处就占地数千亩。

北宋开辟了一条“崇文抑武”的道路，导致

潭州知州们全都志不在造城，而在建学舍、书院，兴教化民。整个北宋，长沙变化最大的就是学舍、书院，像岳麓书院、潭州学官等，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建了毁，毁了建，屡毁屡建，且每一次比一次规模宏阔，周正亮堂。

为什么总是建了会毁？建筑毁坏、荒圯固

然有人为因素，如战争等，不仅能毁掉一片建

筑，甚至可以毁掉一座城池。但更多却是自然

而为，建筑如人，也有生命周期。江南卑湿，砖

木结构的建筑寿命一般在40年左右，砖混结构

稍为长一些，可也就50年左右，翻开《宋史·列

传》，就会发现不少潭州知州都曾勤力修缮过岳

麓书院。

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辛弃疾知潭州，为了加速创建

飞虎军营垒，曾组织囚犯到望城丁字湾采石，“以石赎罪”。

后期，还利用麻石“广辟衢陌”。到了清朝雍正年间（1723—1736年），连续几任长沙知府锲而不舍地对城区大小街巷

进行了麻石路改造。先用条形麻石直铺固定两边路基，再将条形麻石光滑并凿有线槽防滑的一面朝上，一路横铺过去。麻石坚硬耐磨，若是雨后，斑驳陆离的石纹尽显，细细密密，怪不得民间就传说“丁字湾的麻石五百年长一寸”。

长沙现存清朝修建的麻石街巷包括潮宗街、化龙池、金线街等。冬日小雨，笃笃走在水淋淋的潮宗街上，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，静静地刻在麻石之上，刻在老长沙人的记忆深处，那么分明，那么温馨。

清朝王达著《善化地理》载，仅善化“县治人口十万。

贸易甚盛，尤以南门、小西门为最”。

随着长沙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贸活动的频繁，尽管后期又凿了4座城门，依然不能解决日益吃紧的通行负荷，城墙已成累赘，羁绊，制约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“城外的人想冲进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来。”1903年，

长沙开埠，时常见“洋人”手端相机在街头穿梭、拍照，

镜头里的长沙城墙已是颓垣断壁，有的沦为一条陋巷，有的

树木参差披拂、杂草丛生。墙内，深宅大院，飞檐反宇；

城外，拥挤低矮的房屋一直延伸到湘江边……城头像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落，脊背晃晃满是秽物。

更有一张照片显示，荒凉的长沙城墙上稀稀拉拉地

矗立着几根电线杆，一位头戴礼帽、身着束腰连衣裙的时

尚妇人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擎着遮阳伞，站在一个女墙残

口前聚精凝神地眺望远方……是啊，远方是一片多么旷

阔的世界，何曾不是心灵深处最真挚的憧憬？

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城，以盛民也。”“市，买卖所之也。”

城就是城市，是一个大型的人类聚居地，同时也一个浩

大的市场。“民，乃城之本也。人心往之，城必兴焉。”不必

纠结、感怀，人兴城兴，唯人才是城市的主体，一座以为

本的城市无需界限。

城墙“高高低低，弯弯曲曲，商业上、交通上，诸多碍

事”。拆除长沙城墙势在必行。

1933年10月1日，长沙成为继广州之后全国第14

个设为行政区划的市，城区面积达到48.5平方公里，是

烈士公园的3倍多。为了给现代交通规划让路，长沙

城墙开始了规模化拆除，经过有识之士的反复呼吁，方才

留下一段天心阁城墙。“阁上九霄迎日月，城留一角看江山。”今天耸立的天心阁城墙，是人们感知长沙漫长历史

变迁中的一个耀眼坐标。天夜，登城“打卡”的人们熙来攘往，城上，“手可摘星辰”，城下，是至美的人间烟火。

城墙是一座城市的纪念碑，它不仅仅是一面墙，而是

“秩序的边界”，是一种象征、一个标志。不可否认，城墙

虽然束缚了人们的思维、行动，却也曾给人们带来过灵

魂的慰藉和缠绵的诗意。

犹如人心，今天的城市再也不可能会以墙断隔，只会

越来越流畅、亮敞。

作为一座现代化的特大城市，山水洲城长沙，依然还

在以2000多年前的楚长沙邑城址为中心，沿着湘江两岸

铺展、生长。

插画·何朝霞

文苑

责编·范亚湘

美编·何朝霞

校读·肖应林

摄影·陈星海

设计·陈星海

制作·陈星海

审核·陈星海

终审·陈星海

监制·陈星海

主编·陈星海

执行主编·陈星海

副主编·陈星海

编辑·陈星海

记者·陈星海

摄影·陈星海

设计·陈星海

制作·陈星海

审核·陈星海